
林同濟編

時代之波

本書據在創出版社1944年版影印

卷頭語

這冊子內的文章，除了一二篇外，都是抗戰第三至第五年間在戰國策半月刊和大公報戰國副刊上發表的。各方案讀者多，這冊子或可當作一種「戰國文存」，以供讀者方便。

各篇文章由各作者自負其責。其中意見不必盡同，但一個動機我相信是共同感到的，就是：目前中國所基本缺乏的乃是活力——個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我們倘可以提供些活力的鼓舞？

真理是多方面的，但談真理又必因時代需要之不同而決定其所傾重的方面。我們非敢謂這些文章得了真理之全，願命名曰時代之波以質讀者。

抗戰第七年除夕林同濟附誌

時代之波

卷頭語

- 一、寄語中國藝術家……………林同濟
- 二、浮士德精神……………陳 銓
- 三、我看中國人……………E R
- 四、中西人風格一較……………何永佑
- 五、柯伯尼宇宙觀……………林同濟
- 六、力！……………林同濟
- 七、力人……………陶雲逵

- 八、嫉惡如仇……………林同濟
- 九、請自悔始！……………林同濟
- 十、民族宗教生活的革創……………林同濟
- 十一、丑倫新解……………賀麟
- 十二、論英雄崇拜……………陳銓
- 十三、讀英雄崇拜……………沈從文
- 十四、英雄崇拜與人格教育……………賀麟
- 十五、再論英雄崇拜……………陳銓
- 十六、文學批評的新動向……………陳銓
- 十七、狂瀾文學……………陳銓

十八、民族文學運動·····	陳銓
十九、新的文學運動與文學觀·····	沈從文
二十、流行文學三弊·····	朱光潛
二十一、小說：作者和讀者·····	沈從文
二十二、阿物，超我與文化·····	林同濟
二十三、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	林同濟

一、寄語中國藝術人

林同濟

——恐怖·狂歡·虔恪——

(一)

我看盡你們的畫展了——花鳥畫·人物畫·山水畫……不是說山水畫乃是你們獨步人物的創作嗎！誠然，誠然，你們的山水畫有一道不可磨滅的功用——一種不可思議的安眠力！

然而，弟兄們呵，我消受不了一昧的安眠！

或許你們所需要的也正是幾晚上的失眠。曉得嗎，弟兄們，多少人生的意義，不失眠就無法領得來。

因此，我勸你們不要一味畫春山，春山熙熙惹睡意。我勸你們描寫暴風雪，暴風雪冽冽攪夜眠。

弟兄們，你們根本不該眠！暴風雪時辰，你們應該在曠野，寒無衣，飢無食，一颯迷迷無際——無人，無動物，無一切，只有那無窮的空間瀰漫了這無情的暴風雪！莫道眠不得。坐不得，行也不得，而又——不得不行。暴風雪中掙扎，你們畫一畫！

斜風芍藥，淡月梅枝——引不起什麼靈魂的顫抖，讓我先派定第一道顫抖的題目——恐怖！

是氣壓突降之夜。滿天烏雲，不曉得為什麼，心魂一上一下，躺床上，翻來覆去，眠不得也！想盡人間事，成，敗，榮，辱，憎，怨，慕，……那一個真實？茫茫天地，我何所為而生，生何所為而去？釘着眼睜睜，只一段無窮的黑漆漆——由床上到門前，門前到門外而到天之那一邊。轉回來，天邊到門外，到床前，依舊一團黑漆漆！靈魂幽暗處，只踰着一束渺茫茫的徬徨——一切抵不住！最後，疲極了，昏迷迷地合半眼，整

僵身和魂懸蕩在岌岌的半空……忽然霹靂一劈，雷電從九空罩下，就繞着臥室打轉，燃燒。滂沱！大雨如河倒瀉下，院裏東牆，瓦瓦幾聲，猝然山崩嶽潰，狗狂叫不已，魔鬼四面跳出。在那掣紙銜的紫電光中，你緊抓窗簾，坐起來，一副錯愕喪色的面孔——恐怖！

弟兄們！奮起筆來，快快畫一畫！

恐怖是人們最深入，最基層的感覺。撥開了一切，贖下的就是恐怖。時間無窮，空間也是無窮的。對這無窮的時空，生命看出了自家最後的脆弱，看出了那終究不可倖逃的氣運——死。亡。毀滅。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險暗的深淵：它可以撼動六根，可以迫着靈魂發抖，弟兄們呵！你們的靈魂到如今，需要發抖了！能發而後能馮墓，能追求。發抖後的追求，才有能力創造。我看第一步必需的工夫，是要從你們六根底下，震醒了那一點創造的星火。

(二)

第二步，讓我星淋淋標出另一道母題——就是狂歡。

弟兄們，你們還曉得狂歡嗎？唉，數千年的「修養」與消磨，你們已失去了狂歡的本領了！然而生命必須重新發現狂歡！

微笑不夠用，哈哈聲乾笑更表現出生命力的枯竭。半笑等於半啼，半啼不算爲笑。你們的需求：全副的笑或全副的啼！啼笑憑你們，但不可不全副。

要全副的啼嗎？恐怖便是。

要全副的笑嗎？那就是狂歡。

狂歡是恐怖的正對頭，然而狂歡必生於恐怖。

那正是你看到人生最後深淵的剎那，六根顫，汗滿身，血滿面，你認定了生命是「無能」，忽然間不知從那裏括過來一陣神祕之風，揭開了前面的一角黑幕，你恍惚有所見，見得了一線的晨光，見得了陸地的閃爍。並不是一切渺茫茫！如果時空無窮，此刻此地却千真萬實。「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我能，我能，「！拍案大叫，踢開門，

大步走出來，壓青天，下大地，一片無窮舞蹈之場。挺着胸呼吸，不發抖，不怕什麼，你把握着自家，你否認了恐怖，你腳輕，你手鬆，你摸着宇宙的節拍。你擺腰前蹈，你縱身入空，你變成一隻鳥，一個駕翼的安琪兒，翩翩。旋轉。擺脫了體重的牽連。上下四方，充溢了陽光——豐草，花香，噴湧甘泉，俄聽得鈞天樂繞耳響。你眼花，你魂飄，你忍不住放聲叫，唱，唱出來你獨有之歌腔，追隨着整個宇宙奔馳，激起，急轉，滑翔！你和宇宙打成一片，不！你征服了宇宙，要變成宇宙本身。你四體澎湃，靈魂澎湃——澎湃到無極之邊。你之外，再無存在；你之內，一切油油生。你是個熱騰騰，你是個混亂的創造！

狂歡！狂歡！它是時空的恐怖中奮勇奪得來的自由亂創造！沒嘗過恐怖的苦味的，永遠得不到狂歡的甜蜜。

狂歡是流線交射，是漩渦匯集，是萬馬騰躍，是千百萬飛機閃電，狂歡是動，是氣，一氣貫下的百段旋風舞。

狂歡是鏗鏘雜沓，是鑼鼓笙簧，是狼嗥虎嘯，揉入了燕語鶯歌，是萬籟奮發齊鳴，無所謂節奏而自成節奏。狂歡是音樂，是交響曲的高浪頭。

弟兄們啊！我要你們瘋狂歡就是要你們盡音樂，盡那交響曲的高浪頭！然而——你們不曾體驗到狂歡的顫動的，那裏會誕生出交響曲的高浪頭？

你們的畫，不是說畫中有詩嗎？唉！詩到如今，難言之矣！你們所謂詩，無病的呻吟，逸興的鏗鏘。我的所謂詩，可以興，可以發，可以舞，可以歌！鏗鏘的情緒，激不起巨大的音波。如果你們畫中有詩，願這詩不是三五字的推敲，而乃是整個民族史的狂奏曲！

(三)

史！這個字是一個如何可歌可泣的東西！一切史都硬要擺脫時空，但沒有一冊史擺脫得了。一切史——真正的史——都是狂歡。都是恐怖。

我不是說狂歡必由恐怖脫來嗎？記着呵，狂歡終也必歸恐怖去！

弟兄們，無窮時空的威脅，到處是，隨時有，好個猛酷的真實。只有「歷史外」的林林總總，自生自滅，他們感不到這個真實的赫赫，而這個真實也受不到他們漾蕩之波。他們是古井，有水無波。他們是涸井，根本無水！歷史外的人們有福了：一輩子安眠！唉，這「歷史外」的安眠，更可使「歷史上」的體魄不能合眼呵！

弟兄們！你們是「歷史上」的體魄嗎？那麼，你們的心靈要永遠是一個矛盾的結晶；你們對無窮的時空要永遠體驗到彼此宇宙性的擊撞；本體上是一種無由隔絕之親，意志上却是兩個不共戴天之敵！「自我」與「無窮」永遠在鬥法，恐怖是無窮壓倒了自我，狂歡是我鎮伏了無窮，誰得最後勝利呢？弟兄們呵，是永遠的鬥爭，沒有「最後」兩個字呵！每場恐怖必須創造出更高度狂歡，更高度狂歡必定要歸到更駭人的恐怖！

因此呵，弟兄們，讓我告訴你們生命的兩大秘密。

狂歡必須大酒醉，雖然大酒醉不必是狂歡，因為狂歡的最高峯必引入恐怖的最暗谷

，大酒醉所以支持最高峯的停留。癡狂狂歡的最高峯本即是恐怖的最暗谷，大酒醉所以否認最暗谷的來臨。

狂歡必須異性伴，雖然異性伴不必是狂歡。因為狂歡的最高峯必引入恐怖的最暗谷，異性伴所以對待最高峯的告辭。因為狂歡的最高峯本即是恐怖的最暗谷，異性伴所以協助最暗谷的再征服！

大酒醉可以製造一時的幻覺，異性伴可以加強爭鬥的實力。

然而，這不足以與道德先生還，道德先生當不住酒色的「酖毒」。至於聚在街頭交鼻接耳的俗徒啊，他們一味消生，那裏認識了酒之仙，色之聖！

弟兄們，讓我告訴你們吧！街上俗徒沒有見地來體驗狂歡，道德先生沒有活力來揮受狂歡。他們意識的對勁原來是縱慾，不是狂歡：俗徒只曉縱慾，道德先生不敢縱慾！

你們，認得時空意義的歷史靈魂呵，你們配得談醉酒，談異性——因為你們的狂歡乃是征服恐怖的創造。

創造之才呵！奮起筆來，畫一畫狂歡。我並願你們每次盡狂歡，不要忘記了醉酒之香，異性之美！

(四)

弟兄們呵！現在正襟危坐，靜肅裏接受我的第三道母題。

我曉不得你們還認得這兩個字嗎？度格，唉！世上民族再也找不出比你們更加缺乏度格了，然而啊缺乏度格的民族，如何可以長留於世上？

度格是什麼？且慢慢爲你們說。

狂歡是自我毀滅時空，自我外不認有存在。恐怖是時空毀滅自我，時空下自我無存在，度格呢？度格是自我外發現了存在，可以控制時空，也可以包羅自我，由是我與時空的戰場上，降下了一道濯濯白旗，彼此鳴鉦收鼓。

歸去安眠嗎？羣畜生！快快肅立，一齊合掌來參拜！

自我與時空之上，發現了一個絕對之體！它偉大，它崇高，它聖潔，它至善，它萬能，它是光明，它是榮耀！

面對着這個絕對體，你登時解甲投降，你邪念全消，你自認渺小，你不敢侵犯，不敢褻瀆，你願服從，願信賴，願懺悔，願皈依，你放棄一切盤問，請求，你把整個生命無條件地交出來，在兢兢待命之中，嚴肅肅屏息崇拜！

什麼是虔恪？這就是神聖的絕對體面前嚴肅肅屏息崇拜。

弟兄們！四千年的聖訓賢語，也爲你們發現了一個絕對體沒有？你們所謂神聖的是什麼？你們所屏息崇拜的在那裏？

唉！我訪遍了你們赫赫神州，還沒有發現過一件東西你們真正叫做神聖，叫做絕對之精！殿·廟·經·藏·天神·國家·女性·榮譽·英雄之墓·主義之花……在那一個面前，你們真曉得嚴肅肅合掌？在那一個背後，你們不伸出你們那驕膩的指頭，哼出你們那虛無的鼻中笑？

笑。原來你們自詡無須絕對體！你們的心靈根本感不到自我與時空，當然無須絕對體。你們最要是安眠，絕對體却迫你們立正！

弟兄們！不有恐怖，無由狂歡。不有恐怖與狂歡，也必定無由虔恪！你們要體驗虔恪嗎？先爲我嘗遍了一切恐怖與狂歡！

現在，弟兄們，準備好，要體驗虔恪嗎？我告訴你們吧，你們還需要齋戒，還需要洗澡——你們太不洗澡了！洗三日澡，跟我步行，渡過水，翻過山，來到大荒之野。人世遠，塵念消，躺地上，過個露天夜，醒回來，無邊的黑色與岑寂正凝佇着整個的宇宙，豁然間，東方之下，輻射出一陣紫紅光浪，一層一層盪漾，好像一幅展開的羅裙，一個起舞的孔雀，倒撒天空，愈來愈闊。緊跟着一輪黃金之球，地底湧出，莊嚴華麗，天后之容，上下四方，反映着都是光，都是熱，都是顏色！你和我不由自主地張着口，呆着目，一齊站起來迎駕。萬籟無聲，一輪高耀——這刹那我們認識了她——絕對，這刹那我們嚴肅肅合掌皈依！這叫做虔恪！